

百家姓

百家姓

杨
葵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家姓 / 杨葵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.2

ISBN 978-7-5495-0357-5

I. ①百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07102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老城工业园区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张: 5.75 字数: 80千字

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~10 000 定价: 2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这些文章都很短，写的时间跨度却挺长，三四年了。

三四年前某一天，我去理发。进了店，脱外套，小工接过去，换回一个存衣牌，拴在我手上。我坐到椅子上，小工替我围上围裙，我闭上眼睛。耳边是剪刀落发的嚓嚓声，周围三三两两聊天的南腔北调，还有店里循环播放的流行歌曲……这些声音浮在半空，若有若无如梦幻一般。那一刻忽然想到小张。就在这家店，小张给我理了好几年发。一个念头冲上来：我该写写小张。

我是这么想的：活了四十年，遇到好多小张这样的人，我们互为生命中最轻微的过客，有的仅一两面之缘，即成永久陌路；有的如小张一样，多年定期交集，却从未专心留意。这些人很像那天店里的那些声音，浅浅地、飘飘地浮在生命的表层，很虚幻，可是定心一想，音容笑貌又宛现眼前。

顺势就想到琉璃厂伙计小罗，我从他那儿买过几千张纸，可所有交谈加起来不超过十句话；想到小时工小月，帮我打扫卫生两年多，可我们之间只是不断重复相同的几句对话，我开门说来啦，她关门说再见。

从那天起，我开始写这些人。不定期地写，不刻意地写，忽然想到某个人，就撇开思绪的缰绳，放任它多跑会儿，过后把想到的记下来。

起先写貌似陌生的熟人，后来也写貌似熟悉的陌生人。很多相熟的朋友，以为全面了解，其实经不起细想，越想越不把稳，我们彼此真的很熟么？经常也只是一种习惯而已，习惯了当作熟人相处、相敬、相亲，甚至相爱。而实情是，人人孤苦熬世，所见所处，也无不零碎片面，哪有什么全盘知晓。

都写不长，像人物速写，只勾勒个大模样，并不细摹。是有原因的：一是因为得到报纸副刊青睐，要逐篇发表；二是对自己笔力深浅有自知，生怕细摹露怯，因而有意藏拙。

我多少也有点态度在里头。我想的是：现在人真能写，以致出书越来越厚，厚到原来大小适中的开本排不下，一时各种宏大开本遍布书市。书柜里从此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想收拾整齐，成了一件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可那些文字，在我这个做编辑的看来水分太大。

曾有个作者，送来一部三十万字的小说让我提意见。我看完劝他：不如删成三万字的小中篇，一定精彩。这作者从此不屑搭理我。别人管不了，就管管自己。我决定尽量写短句，写短文，有机会出书，也出得尽量薄一些，开本正常些。这年头，开本小些、文章短些、文字精练些的书其实不多，我想往这方向努力。

更深一层的意思，我要引用巴伐利亚戏剧大师 Karl Valentin 的一句话来表达。他说：“一切都被说出来，但不是被所有人。”既然我没有自信说得更好，就选择了尽量不要喋喋不休。

五十个人，却叫做“百家姓”，乍看驴唇不对马嘴，其实并无不妥。中国经典启蒙名著《百家姓》，也不是真只收录一百个姓氏，而是五百多个。叫“百家姓”只是取个方便。另外，多少也有激励自己继续写下去的意思。

2011 年元月

北京西坝河

目录

自序

辑一

- 3 乌老师
- 7 杨大姐
- 10 小张
- 13 小罗
- 17 小月
- 20 小郭
- 23 小奚
- 26 小童
- 29 小鞠
- 33 老钟
- 36 陈制片
- 40 茶人大林
- 43 老孟

辑二

- 49 小琴
- 52 小花
- 55 小黄
- 58 小丁
- 61 小侣
- 64 老林
- 67 老秦
- 70 老袁
- 73 老罗
- 76 赵老太太
- 79 老郑爹
- 82 老武

辑三

- 87 小顾
- 90 东子
- 93 小军
- 96 小冯
- 100 小蒋
- 103 小陈
- 106 小茹

109	小魏
112	姚大姐
116	老张
119	卫老
122	老唐

辑四

127	老狼
130	小强
133	小龙
136	英子
139	小毅
142	梅
145	卓玛
148	小连
151	小江
155	东东
158	麻雷子
161	豆腐
164	王老黑

后记

辑

一

乌老师

乌老师是山东人。四方形鼓鼓脸，眉毛重，眼睛大，五官轮廓清晰，厚道淳朴之相，正是齐鲁男人的特征。

我读大学时，乌老师教我们文学史。不只他一人教，好几个老师，依照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，组合成四五人的教授小组，轮换上课。有人讲重要作家，有人讲文学社团，诸如此类。乌老师负责的，是最不重要的一段，一看就是别人挑剩下的。一半因为乌老师脾气好，随时笑眯眯，谦恭的样子；另一半原因，乌老师是个工农兵学员。

那是八十年代中期，恢复高考后培养的第一批硕士、博士已经执掌教鞭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天之骄子，而“工农兵学员”，转眼间变成学问差、能力弱的代替词。没人再去想，新培养出来的这些硕士、博士当初走进校园，第一个接过他们手中行李卷的、第一任他们的班主任，都是乌老师这样的

工农兵学员。

乌老师们吃了时代的亏，但又谁也怪不得。被人蔑视，也只能把那些鄙夷的目光和轻浮的议论吞进肚子里，找背阴处自己慢慢消化。平日里，还得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状态，处处行事小心翼翼，不然会更被轻视，甚至，被骂。

学校开始新一轮职称评定工作，教授、副教授的名额拢共没几个，僧多粥少。乌老师在这个学校教了小十年书，还是个讲师，而他的学生中，已经好几个教授。有天下了课，我正往宿舍晃，乌老师骑车追上来，寒暄半天，几次欲言又止。最后终于忍不住开了口：我申报……评教授……据说……这次要听……学生意见，你帮写一份……话没说完，乌老师脸已涨到通红，大大的眼睛直往下耷拉，羞得什么似的。

那次评定的结果，乌老师的学生中，又有几人成功晋级副教授，乌老师落选。乌老师邀了几个给他写意见的学生，到实习餐厅聚餐。他说，早想感谢，可评选结果不出来，怕有贿赂之嫌，没敢。

乌老师一如既往地笑咪咪，一如既往地教最重要段落，一如既往地骑着那辆擦得锃亮的自行车，在校园穿梭。隔日我们上大课，看到乌老师也在教室最后排的犄角处坐着，低着头。上课铃响，讲课师进来，照例扫视全体同学，算是与学生互致注目礼。扫到乌老师时，讲课师一愣，继而微微颌首。

我回头看，乌老师正尴尬地笑眯眯。这位讲课师，是他的学生之一。

课后我问乌老师，任务？互相听课评判？乌老师笑眯眯地答：不是不是，来取取经。到底是博士，讲得真是好。

我们毕业了，我去一家出版社报到上班。斗转星移，人越来越忙碌，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早抛到九霄云外。一天傍晚，正在办公室收拾东西准备回家，突然有人敲门。竟然是乌老师。

寒暄之后，乌老师几乎是囁嚅着表达了来访目的——又一轮职称评定开始了，系里说了，乌老师一把年纪，没功劳也有苦劳，无论如何解决一个副教授。不过乌老师硬件不合格，没有学术专著。可这么多年下来，没写就是没写，再说什么也来不及在一两个月里写出一本专著来啊，于是系领导又说了，编一本什么吧，系里睁只眼闭只眼，照顾一下。

乌老师说完，从随身携带的一个旧旧的公文包里掏出两个厚厚的档案袋，袋子里，是乌老师编的书，一本文学作品赏析集。乌老师说：我知道这书没人买，我不能让你为难，我准备了三万块钱，就算自费出书，行么？

望着乌老师满是期待表情的那张脸，我使劲点了点头。乌老师脸上顿时绽放出欣喜的光泽。又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到我手上：辛苦你了……这个……一点意思……

乌老师又一次话未说完，脸红到脖子根儿，仓皇欲逃。我一把揪住他，信封硬塞回他手里，什么也说不出。这时，乌老师重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脸上万般神情瞬间滑过。

杨大姐

去年几个朋友合伙儿做善事，修缮京郊的一座古庙。为此招了几个工作人员，有看院子的，有管账的，有养花种草的，还有做饭的。

做饭的是位老大姐，姓杨，梳两根大辫子，已经有些花白。说话底气足，声若洪钟，步伐铿锵有力，完全不像一个快六十岁的人。

杨大姐是朋友介绍来的，来前通电话，我说这边属于公益性质的事，所以薪水微薄，请她好好考虑。电话那头干净利落脆的一口纯正京腔：不是个庙嘛！我喜欢！我就喜欢庙！明儿你在么？我几点到合适？

第二天下雨，早早跑到庙里等杨大姐。下午四点了还没信儿。正琢磨着因为下雨，可能人家计划有变，人到了。甫一见面，全无初次相见的尴尬，杨大姐像老朋友一样说：“雨

还真大，我从房山过来的，路远啊，等急了吧？”

杨大姐随身带个小包袱，随便一搁就要求带她在庙里转一圈：“熟习熟习情况，尽快投入工作。”我说不急，您先瞧瞧，满意了再来。杨大姐两眼一瞪，愕然的样子：“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找我来做饭么，怕我做得不好吃啊？我之前在房山也是跟庙里做饭，人吃人夸，不信你打听去。”我赶紧说，不是那意思，是要看您愿不愿意。杨大姐说：“没见我包袱都带来了！这么着，你先带我转一圈，回来我就做晚饭，反正也到点儿了，你吃吃看，要行，就给我安排个床，打今儿起我就住这儿。”

在庙里转悠时，杨大姐不停赞叹：好地方啊，清净啊，太喜欢了。转到后院，我指着一座塔说：史书记载这是华严宗某祖师塔。话音未落，杨大姐猛扑上前，咕咚就跪那儿磕了仨响头。站起身来，膝盖上两摊大水印。雨还没停呢。

那天晚上，杨大姐做了面筋青菜汤，炒了个蘑菇，外加一盘红烧豆腐，我们几人吃得碗净碟光，啧啧赞叹，心想难怪杨大姐那么自信。

我不常去庙里，偶尔去，甭管啥时候，都见杨大姐在忙乎，有时在厨房，有时在院里拣石子儿，归整草坪，给各种树修枝剪叶，一刻不闲。见了我必迎上来打招呼，若是逢上饭点儿前后就会问：吃了么？后院有种的小青菜，揪两颗给你下碗面？